

## 自序

寫了成功事奉錦囊第壹本《呼召》，就歇不了筆。

也可能正是那幾個星期，兩個孫女在身傍，牽來纏去，叫人心情特別明亮，所以寫得很爽快。

孫女一個三歲多，一個才二歲，活潑淘氣，逗人前仰後合。她們很快幫我再一次確定：「童言無忌，句句吐真。」

那天，單我一個帶着她倆去一個新市鎮大商場等她們的母親。商場人山人海，熙來攘往；我怕失散了，牢緊地抱一個拖一個；人生路不熟，怎也找不到集合的飯館。

幸虧一位好心的太太，不僅是指路，更陪着我們上電梯、下樓梯、左拐右轉終於找到了飯館的專用電梯。

大孫女大概想表示謝意吧？她眯着雙眼，笑咪咪、甜絲絲，嗲著聲調對那位太太說：「你好肥呵。」

妹妹鸚鵡般地馬上學嘴：「你——真——是——好——肥——呵——」我窘得要找地洞鑽！但看個清楚：那位善良的太太，真是較為心曠體胖的。她臉色一沉，轉身就走了，也不等我好好謝她。

講真話往往是逆耳的——但不講真話，寫東西來幹啥？尤其是寫異象這類太重要的話題。

北京大學百週年華慶，中央領導全出席了。遠遠瞻望這些風起雲湧治國大人物，固然敬而生畏。但叫我最雀躍的，是在忝倍末席之餘高山仰止了「北大之寶」季羨林的風采。

季老之「講真話」，名聞四海。那年唸他《牛棚雜憶》，淌淚握腕不知多少次。但也是老學究的幽默直率，叫人不能捨卷。

季老名言：「我是有一個信念，一個模楷。那就是：寫文章必須說真話。

「我的經歷是什麼，我就寫成什麼樣子。增一分則太多，減一分則太少。不管別人說什麼，我都坦然處之，『只等秋風過耳邊。』」

「……若果有人讀了我寫的東西，感到不舒服，感到好像是揭了自己的瘡疤，如

果有人想對號入座，那我在這裡先說一聲：悉聽尊便。」

孫女的嬌憨、季老的真話，是我所愛所慕。

孫女是心中寶、季老是國寶。此書學學他們講真話又何妨？

只不過，要加一句：「這廂賠禮了。」

王一平序

二零零九年十月

美國德州侯斯頓

鄉村俱樂部

## 異象

當烏西雅王崩的那年，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。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滿聖殿。其上有撒拉弗侍立，各有六個翅膀：用兩個翅膀遮臉，兩個翅膀遮腳，兩個翅膀飛翔。彼此呼喊說：「聖哉！聖哉！聖哉！萬軍之耶和華，他的榮光充滿全地！」因呼喊者的聲音，門檻的根基震動，殿充滿了煙雲。那時我說：「禍哉！我滅亡了！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；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。」有一撒拉弗飛到我跟前，手裡拿著紅炭，是用火剪從壇上取下來的，將炭沾我的口，說：「看哪，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惡就赦免了。」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：「我可以差遣誰呢？誰肯為我們去呢？」我說：「我在這裡，請差遣我！」他說：「你去告訴這百姓說：『你們聽是要聽見，卻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見，卻不曉得。』」（賽六：1-9）

## 千禧之見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，陪同幾位中國家庭教會領袖，去美國參加一個會議。之後在紐約，帶他們去參觀聯合國總部；在那裡的書店買了一本十二月號的《文明》雜誌。

要記得：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是個很特殊的月份，因為一揭去 31 號那天的日曆，人類不單邁進了一個新年，也不只一個新的十年，甚至不僅是一個新的世紀，而是一個嶄新的千禧。

那段日子，整個世界又驚又喜。驚的是千年蟲的威脅，喜的是新千禧帶來的盼望。那些中國來的朋友，隨著一個講國語的觀光團，去看聯合國總部。我就一個人耽在露天咖啡館，秋高氣爽，萬里無雲，獨個兒享受那本《文明》。

那一期專訪了二十一位世界領袖，包括美國的克林頓，英國的馬卓安，中國的江澤民，微軟的比爾·蓋茨……個個都是響噹噹的風雲人物。那一期主題是：「進入新千禧，哪一項領袖質素最為重要？」

這麼淺的題目，連我也會答嘛！果然，這些大人物好幾位都說：「Vision」。

《文明》是英文雜誌，但我絕對相信這些舉足輕重的領袖不是說「視覺」的 Vision。我挺奇怪，因為以我所認識，Vision —— 異象，原本是聖經裡頭的字眼嘛。怎麼世界領袖也揀選這個字呢？

我喝著咖啡思量：這個字到今天真是太廣泛使用了。翻譯成中文，拈來就有：高瞻遠矚、明見萬里、鴻圖大計、遠見、願景、眼光、目標、視野、期待、憧憬，契機、前景、前瞻、定見、志願、理想、展望、夢想……而我也有一個自己挺滿意的翻譯：「洞悉天機」。

中國同工參觀完回來，我就問他們：「你們的異象是什麼？」

他們哭笑不得：「以往長長一段日子，我們大陸家庭教會，哪敢有什麼異象？只要能生存就是美夢成真。」

「現在環境開放了，我們倒真的要為中國教會推敲推敲，到底我們該有什麼異象？」

這些同工，聖經滾瓜爛熟，朗朗上口：「沒有異象，民就放肆；惟遵守律法的，便為有福。」（箴二十九：18）

他們反問我：「王老師，那你說中國教會該有什麼異象？」

我一下子啞口無言，不會應答。替別人看異象，聽啓示，非我所長。